

請掀開講義，第十三頁最後一行：

「大心行人，既不能無所緣境而著空，著空則無從起修，又不能取著於境而著有，著有則墮六道，要在不著二邊，合乎中道，如此歷事鍛心，正大修行入手處。」這段所講的原則，一個真正修行人必須要明瞭的，也必須要遵守的，就是二邊不著，正是本經所說的修行宗旨，不取於相而行布施。因為著空，無所緣境，把一切境界統統捨掉，這是著空。世尊在世的時候有這樣修行的人，自己以為很有成就，這就是佛在經上講的無想定，心地真正到了清淨。但是大家要曉得，這個定叫死定，不是佛法裡面所說的禪定，佛法裡講的禪定是活活潑潑的，不是死的。這個定要修成功，將來就往生到四禪的無想天，無想天裡面的人就是修這個方法成功的。實在講也很不容易，很難得，修成功了變成外道。無想定他的定力還是有限的，到定功失掉的時候他又要墮落，還是免不了六道輪迴，這樁事情佛在《楞嚴經》裡講得很詳細。一般說來，六道裡面升得愈高將來墮落得也愈重，正如世俗所說的，爬得高，摔得重，這個道理很相近。

佛法要是著空，則無從修起，從哪裡修？佛法所修的諸位要曉得，是智慧、是福德，福慧雙修。人要著了空，不但福沒有，慧也沒有，因為他那個定是死定，定不開智慧。不但是無想定不開智慧，就是二乘人所修的九次第定，那比無想定高得太多了，都不能夠開智慧。由此可知，這部經義很深。為什麼不開智慧？我們用《金剛經》的標準一對照就完全明白，他修的有偏差，他不是個圓融的修學法。修行無論是修定修慧，定慧都從持戒入手，所謂是戒定慧

三學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戒裡面就是修福，六度萬行都包括在戒學之中，所以戒裡面範圍非常之深廣。修行如果要是著相，著相就是執著，有能修、有所修，有這種意念在其中，那個也很麻煩，著於境，這著有，著有不能出三界，著有則墮六道。為什麼不能出三界？要曉得三界是怎麼形成的，也就是六道輪迴是怎麼形成的？怎麼來的？為什麼有六道輪迴？佛在大小乘經典，這樁事情就說得太多了，時時刻刻提醒我們，時時刻刻警惕我們，六道就是我執、我見造成的。在修戒定慧，裡頭有能修、有所修，誰能修？當然是我能修，這種修行沒有能夠把我見離開。不但沒有離開，而且增長，我見愈來愈堅固，執著的情愈來愈深，那怎麼能出得了輪迴？這就是說明修行人很多，能出三界的真的所謂是鳳毛麟角，太少了。

《金剛經》裡面把這些道理跟我們說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方法都教給我們了，我們自己不妨試試看，能不能破我執。本經裡面所講的我相、我見，雖然講四相、四見，但是那個三句都是陪襯的話，最重要的就是我，我見沒有了，其他的那三種自然就不存在。試試看能不能把我忘掉？如果我忘不掉，修的功夫再高，還是在六道。戒定慧三學達到上上乘的功夫，來生可以到大梵天去當天王，那個福報、智慧就很大了。大梵天的天王，諸位要曉得，在三界之內，沒出三界，這個諸位要知道。如果我們很冷靜、很細心的去觀察，不要說那些諸天的天王，人間的帝王，現在做總統不算，為什麼？那個福報要比帝王差太遠，總統一任只有幾年，那個福報修得很小，古時候的帝王能夠傳十幾代，享國二、三百年，你就知道多大的福報。我們世間人，富貴能傳三代的就很少。大家讀《了凡四訓》就明瞭，了凡先生說得很清楚，你有多大的福報你能享多少世，有十世的福他一定能夠享十世，能夠傳十代，有百世的大福德他能傳百世。在我們中國，大概傳百世的恐怕只有孔老夫子一個人，孔

夫子的七十幾代孫子孔德成在世界上依舊被人尊重，祖宗修的福大。改朝換代，他家不受影響，沒有一個人不尊敬老夫子，這就是修福積德。

我們明白這個道理就曉得，大福德一定是在佛法當中修。也許有人要問，佛法是後漢明帝時候傳來的，漢明帝以前那些大福德的，他依什麼修的？雖然佛法沒傳來，以孔老夫子而論，孔老夫子的思想、言行、處事待人接物的行為，我們一條一條來觀察，跟佛所說的完全一樣，無二無別。佛法沒傳到中國來，夫子所行之道何嘗不是佛法？後來佛法來了，不過是說得更清楚、更透徹而已。所以儒跟佛真的是相輔相成，儒家所講的都是綱領、原則，佛法所講的非常精細，讀了佛法再去看儒書，沒有不透徹的，這就是世尊在此地為什麼教我們要不執著、不著相的道理。不執著你所修的，能修、所修都不執著，就不落在輪迴的因果之中，這樣才能超越六道輪迴。所以說「要在」，要是重要、要緊，二邊不著，這是不得已再取個名字叫中道，所以中道叫你體會這個意思，二邊不著就是中道。千萬不要把中道跟二邊又對立起來，那就又糟了，你就墮到中道。這是世尊教給我們要離名字相，這些名詞術語，只要體會意思，決定不能執著，這個要知道的。

如此「歷事鍛心」，這四個字就是修行的總綱領、總原則，在事上去鍛鍊。鍛鍊什麼？鍊心，不是鍊別的，鍊清淨心。清淨心是本來有的，現在被染污了，鍊就是鍊得讓我們的心在一切事緣境界當中，能保持著清淨而不被污染，這就是真正的修行，這就是修學般若。這是大修行人，這不是普通修行人，換句話說，著相修行的不能算是大修行人，大修行人一定是了生死出三界。實在講，事修真難。這個綱領貫徹佛所說的一切法門，就是二邊不著是貫徹所有的法門，無論是哪一宗哪一派哪種方法，經上常講八萬四千法門、

無量法門，都要用這個原則，決定不能夠違背，違背就落在六道裡面。可是真難，難在哪裡？我們執著已經養成習慣，不是這一生養成的，無量劫來就養成的，現在要把這個習慣改過來太難了，沒法子！

這樣說起來，世尊給我們講經說法，我們也不能成就，豈不叫吊胃口，跟我們開玩笑嗎？做不到！幸好阿彌陀佛給我們開了一個法門，只要能夠死心塌地老實念佛，行，這個法門叫萬修萬人去，決定能夠成功。把世尊教給我們這個原則，修行的要領，到了極樂世界見了阿彌陀佛，我們再繼續不斷的來修，那就保險。這個保險從哪裡說起？從無量壽說起，我們這個地方所以不能成就就是壽命短促，功夫沒有到，壽命到了。縱然修得不錯，來生繼續再幹，可是死了之後再一投胎，前生修的功夫完全失掉，都忘得乾乾淨淨，一切又要從頭搞起，還沒有搞成功又要來個生死。我們是無量劫來生生死死，這經上講的真話，不是假話，佛在《金剛經》上、在《無量壽經》上都給我們授記，我們過去生中已經親近無量無邊諸佛如來，善根非常深厚，所以在末法時期還能遇到這樣稀有的法門，不容易。無量劫的修行，親近無量諸佛如來，看看這一生的樣子你不就明白了嗎？這一生落得這個地步，這一生不能往生，來生繼續再修，也不過如此而已。這是我們應該要警覺到的，這就是這個世間修行，進得少退得多。實在說，要修行真有一點成果，持戒修福真修得像個樣，來生一轉世，生到大富貴人家去享福，享福就享糊塗了，享福沒有不造罪業。我們冷靜讀讀中國歷史，歷代的帝王將相，世間人羨慕得不得了，我看了之後寒毛直豎，他在短短的一生當中造多少業。做文官的，一個念頭錯誤，一個政策錯誤了，多少老百姓受害，一個做武將的，殺多少人。所以，死了以後都到三惡道去，再得人身不容易。

我在早年學佛的時候，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，初學佛的大概第二年，我認識了朱鏡宙老居士。朱老居士在台灣佛教界裡面大家都認識他，他在台北創辦台灣印經處，台灣印經處是他辦的。早期台灣印佛經只有三個地方，台北就是他在印經，台中瑞成書局、台南的慶芳書局，只有三家，數量都很少，種類也很少。老居士發的心是很大，流通佛法，他年歲大，做的事情也多，經驗也很豐富。他是個學科學的，他告訴我他怎麼會相信佛法？是因為他真的見到鬼，這才相信。他的岳父在中國學術界裡頭很有名，章太炎老先生，他是章太炎的女婿。章太炎是學佛的，但是他那個時候不相信，他的老岳丈講些佛法他不能接受。抗戰期間他在四川，在四川那時候也是做官，晚上跟朋友打麻將，打到大概兩點多鐘，打到深夜才散場，散場回去。那個時候不像現在交通這麼方便，走路，沒有車，走路回去，而路燈很遠才有一個路燈，路燈大概都是二十燭光、四十燭光，都看不太清楚，這種情形現在你們想像不到。他在回去，走在半路上，在半路上，他前面有一個人，距離他不太遠，是個女人。走了很久，他也沒有起心動念，反正前面有個人走，他在後面走就是了。走了相當長的時候他忽然想到，這麼深的夜怎麼會有個女人在這兒走？他一想，他說他一身冷汗，寒毛直豎，再仔細一看，前面這個人有上身沒有下身，他嚇死了。他因為真的看到，他說這是走很久，不是乍看到的，這決定不是假的，也不是眼睛看花。因為這樁事情，他才回過頭來真的學佛，他說我真見到了，佛經講的鬼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以後學了佛，他告訴我，那恐怕是觀音菩薩變化的，要不然我怎麼會學佛？這是他告訴我學佛的因緣。

他的故事很多，常常講給我聽，那個時候我們二十幾歲，他老人家七十歲，我認識他時他七十歲。他說民國前幾年，大概民國前一年的樣子，就是宣統三年，他很年輕，在家鄉，他們家鄉出了一

個奇怪事情。因為他也是住在鄉村，距離他們村子不太遠的地方，幾里路，不到十里路，幾里路的地方，有一個人家，他們也很熟悉。這家有個年輕人，已經中了舉，在那個時候是舉人。雖然中舉，他是個獨生子，父母年歲都大了，所以他就沒有做官，在家裡照顧老人家，非常孝順。他說有一天，這個人睡午覺做個夢，夢到有個人騎著馬送一封信，敲他的門。他在夢中，很清楚，這個夢特別清楚，就好像他起來了，其實他是作夢，開門，看到信封上寫的是他的名字沒錯。這個人就說找這個人，他一想，他說你這個信是什麼人送來的？他說我們大將軍派我送來的，來請你的。他一想，他生平對於官府裡頭沒有往來，沒有交結這些達官貴人，雖然中了舉，一直都在自己家鄉讀書耕田，孝順父母，沒有這些交際應酬。他說你是不是送錯了？也許同名同姓的，送錯了。

這個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既然名字相同就跟我去吧，強迫他，就把他拉去了，請他上馬。他就騎上了馬，但是騎上馬之後感覺這個馬不像在地上走，好像在空中飛一樣。沒有多久到一個地方，那個地方人很多，看到建築物很大，大家都在交頭接耳在討論，好像有什麼大事情發生。他就打聽，他說這個將軍是什麼人？人家就告訴他，岳飛。他一聽是岳飛，不得了，這我已經死了，岳飛是宋朝人，我怎麼被他請來了？那不行！我家裡還有父母，我不能死，我還有兒女很小，父母年歲大了，我決定不能死。一會岳飛升座，升帳議事，他就跟他理論，他說不行，你不能找我。結果才曉得，岳飛跟大家開會在討論伐金，討伐，還是要跟金人打仗，聘請他來做祕書。岳飛就告訴他，我們準備出兵的日子還有半年，現在正在籌劃當中，我可以送你回去，你回家去料理後事。他聽到岳飛對他也是很不錯，他想想，人總歸要死，死了能夠跟岳飛在一起也很有意義，所以他就同意了。同意了，岳飛就派人又把他送回去，送回

去他一下就醒過來。

醒過來之後，他就把這個事情跟他父母講，他說我再過六個月，日期都定了，哪一天我要去報到。他的父母講，這是作夢，夢哪裡是事實，不要斤斤執著。他講，我這個夢跟平常的夢不一樣，境界清清楚楚，不像是個夢。他把這個事情記得很清楚。到了這一天，他在前幾天就通知他的親戚朋友，說他要到岳飛那裡去報到，跟親戚朋友們告辭，朱老居士也去了。朱老居士聽這個事情很稀奇，活活的一個人，又不生病，看他怎麼死。所以大家都到那裡去參加他這個等於是告別會一樣，辭別會一樣。親戚朋友們很多，看熱鬧的人很多，酒席完了之後，時間快要到了。他躺在床上，他的父母捨不得他，父母不肯答應。他告訴他父母，他說來接我的人已經到了，在門口，我已經看到他了。他的父母在大罵，我就一個兒子，你們為什麼要找他？他反過來勸他父母，他說人生總是有生有死，我死了能夠追隨岳飛，這是民族英雄，也是值得的，勸他父親不要再阻擾。他父親嘆了一口氣，好吧！這一聲「好吧」，他就斷氣了，父母同意了，他就走了，真正的事實。

以後，朱老居士講大概半年以後，辛亥革命推翻滿清，這在辛亥革命前半年。所以他們講，我們人間動亂，鬼那裡已經先去，已經先去打仗了，陰陽兩界好像都配合一樣的。學了佛之後，朱老居士講，雖然是民族英雄，在歷史上受國家民族的尊敬，依舊在餓鬼道當鬼王。什麼原因？殺業太重，能所未忘，學佛才知道，不學佛哪裡曉得這個事情？這才搞清楚，做大官、做大將，乃至於做帝王，死了以後大概都在三惡道。多生多劫積善修德，在這一生當中享盡福報，造了許多罪業，換得來生不如意。如果不是學佛的人，不是頭腦很冷靜的人，他看不到，他想不到。

所以在中國自古以來，一直到現在，很多人到了晚年都懺悔做

了很多錯事，這才念佛，才誦經，求生淨土，想彌補自己的過失。對不對？對的。有沒有成就？如果是真正的懺悔，能往生。真信真願，四十八願第十八願，那是真實的第一大願，五逆十惡臨終懺悔都能往生。從這個地方看到佛法的清淨、平等、慈悲，真的達到極處。問題是要真正懺悔，如果不是真正懺悔，真正懺悔二邊不著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只有一個意念，求生淨土，這樣才能成功。如果對世緣有絲毫的牽掛，那就是障礙，就不能成功，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

歷事鍛心，歷是經歷，我們從早到晚，從初一到臘月三十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這叫事，在這裡面去鍛。鍛鍊什麼？鍛鍊二邊不著，也就是這部經上教給我們，應無所住，無住就是二邊都不執著；而生其心，生什麼心？持戒修福，後面還要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這個確實是第一真實般若智慧。我們念佛不能老實，就是因為處處執著，這就不能老實。《金剛經》幫助我們老實，教給我們二邊都不可以執著，不能執著空，也不能執著有。經上許多的開示，都是說明其所以然，我們把所以然的道理明白了，這才肯聽話，才肯接受世尊的教導；沒有搞清楚，總是半信半疑，不能徹底放下，修學的效果還是達不到，這個叫真可惜。

底下這一段，「識，原是自性所變現」。識就是妄心，分別的心、執著的心，這是真如、本性變現出來的，迷了就現這個境界。

「用以分別執我，便成為識」，識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分別，就是執著有個我，這就把自性變成識。識裡頭有我，性裡頭沒有我，就是識裡頭有我執，性裡頭沒有我執，識裡面有我見，性裡面沒有我見。「名之曰妄」，這建立一個名詞術語，叫它做妄心，叫它做妄想，妄想就是妄心，妄心就是妄想，在經上常常看到這些名詞。佛一樁事情說許多個名詞，他也有很深的用意，教我們不要執著這些名



詞，怎麼說都行，只要懂得這個意思。說這麼多名相術語，其目的無非是教我們不執著。

「若用以降伏分別我執，即是引歸正道，名曰正智」，這是正確的智慧，揀別不是邪知邪見，你這個認識、這個智慧沒有錯誤，完全是正確的。正確的智慧就是要將分別、我執斷除，這個地方講的是降伏，降伏是斷除的前方便，也就是初步功夫。初步功夫是我們要把它伏住，伏住它沒有斷，斷難，伏比較容易。古德有比喻說，伏好比石頭壓草，根沒有除，只是壓住，它不能再長；斷是連根拔除，那才是徹底究竟。但是斷難，伏容易，伏而未斷不能出三界，就是這個功夫還在六道。修行成就難就難在這個地方，必須要斷見思煩惱才能出三界。伏見思煩惱能到什麼地方？我們三界裡面的色界天跟無色界天都是伏，四禪八定，這就是伏的功夫淺深，伏的功夫愈深，你往生的天道愈高。天有二十八層天，不是像其他宗教裡面講得那麼單純，天很複雜，這個複雜的環境就是他伏的功夫淺深不同。欲界的六層天是修福報去往生的，色界、無色界則是伏煩惱淺深去往生的，這是我們講修定，到第八定還在六道裡面。定功再深，到第九定，煩惱就斷了，伏得很深到第九定就斷了。所以到第九定就出了三界，九定是阿羅漢所證得的，小乘阿羅漢所證得的，很不容易，很難！這是修行之所以不能成就的原因。

八萬四千法門，無論哪個法門，出三界都是這個原理，沒有例外，唯獨淨土法門是特別，這個特別是只有這個法門，沒有第二個。這個法門，伏就行，不必要斷，伏就行了，而且伏的並不很深，淺淺伏它就管用。淺伏就是平常講功夫成片，這個真的很淺，不深。功夫成片這個功夫，說老實話初禪天都不夠資格，你就曉得伏的功夫不深，為什麼？初禪天的本事都沒有。什麼叫功夫成片？我一天到晚心裡頭只有阿彌陀佛，除阿彌陀佛之外沒有別的雜念。念頭

一生起來，不管什麼念頭，只要念頭一生起來，「阿彌陀佛」，就把念頭壓下去，妄念一起，「阿彌陀佛」就壓下去，就這個功夫就能往生，所以說萬修萬人去。宗門裡面常講，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，念頭那是無始劫以來的習氣，當然會有的，沒有你就成佛了，一定有妄念。念起不怕，怕的是覺遲，覺遲在淨宗講就是佛號，佛號不能提得太遲，也就是說妄念只能叫它起來，不能叫它相續，它不相續它就不起作用，產生不了力量。第一個妄念起來，第二個念頭就是阿彌陀佛，就把妄念打掉，這是念佛真正的功夫。臨終最後那一念是阿彌陀佛，就往生了，所以臨終時候十念、一念皆得往生，就是最後那一念你念的是什麼，決定你來生到哪裡去，這是關鍵。但是一個人如果這一生當中不修福，修了福報現在就把它享光，臨終就手忙腳亂，那個麻煩才大。臨命終時，神智不清，迷惑顛倒，甚至於嚴重的，連家裡親人都不認識，在這個時候那就隨業流轉。

所以佛法裡面教導我們，臨終是大事，人一生當中的最大的事，決定他來生的命運，在臨終的時候要很小心、很慎重的去處理。人死了以後斷氣了，斷氣之後八小時不能動他，這太重要了。為什麼？他的神識沒有離開，這個八小時當中你去觸動他，他有感受。你去觸動他，他會感覺到難過，難過就生瞋恨心，瞋恨心就墮惡道，你說這個事情多麻煩。所以臨終時候，家親眷屬要明白這個道理，不要把他送到惡道去。最好的方法是念佛，讓他聽到佛號，這八小時是關鍵時刻，不能叫他生貪瞋痴念頭，這個念頭一起必定墮三惡道。我們自己能不能保證自己臨命終時沒有這些冤家債主來搗蛋、來找麻煩？這些冤親債主可能就是你身邊最親近的人，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，一哭一鬧就糟糕了。所以我們自己要立志，立什麼樣的志？走的時候不生病，清清楚楚的走，他就無可奈何，什麼冤家債

主對你也不起作用，站著走，坐著走，這個多自在。

能不能做得到？這四十年當中在台灣，真正這樣瀟灑自在走的，至少有幾十個人。為什麼這些人能做到，我們做不到？說實在的話，他為什麼能做到？《金剛經》上講的道理他做到了，二邊不著，統統放下，除了阿彌陀佛之外，心裡面什麼牽掛都沒有，這種人就做到了，他就得自在。這個祕密我們現在曉得了，什麼時候放下？我現在還沒走，等我走的時候再放下。來不及！現在就要放下，現在就不要把它擺在心裡，歷事鍛心，就鍛鍊這個心。從現在起，我就不把世緣擺在心上，緣是人事，境是物質環境，物質環境、一切的人事都不把它放在心上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不能把意思錯會了，錯會什麼？我家親眷屬什麼我都不要了，那你又著了空，你又取了非法相。著了空，前面講了沒法子修，你修什麼？就要在人事環境當中去持戒修福，真做。真做，心裡面沒有，事情就做得更圓滿，心裡沒有執著，沒有情愛，心裡面就充滿了智慧，會做得更圓滿，做得更圓融。二邊不著，這才叫佛法。要不把這個理想通，不把事實真相真搞明白，你就不肯放下、不敢放下，這是我們當前的大病。

所以我們曉得，斷不容易，降伏可以做得到，伏煩惱可以做得到。這就是引歸正道，正道就是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這是正道。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不是為別的，就是為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還是這個目標，永遠沒變。不過是在此地難，斷煩惱不容易，我們換個地方，到極樂世界，到那邊再去辦這個事情。

「若用以念佛求生淨土，即是無上正等正覺。」所以一切法門到最後都歸到淨土。佛法在中國，小乘有兩個宗派，已經沒落了，大乘有八個宗派，這八個宗派裡面，有三個宗派可以說是共同科目，無論修學哪一宗，這三宗必須要兼修。第一個是律宗，戒律，持

戒修福，不能夠離開戒律。廣義的戒律就是守法、守規矩，所謂是不依規矩不成方圓，一定要循規蹈矩，才能夠成就。第二個是法相唯識宗，法相唯識是明理，對於一切事理它講得明白，分析得透徹。任何一個宗派修學方法，沒有辦法違背這個道理，法相唯識是講理的。第三個就是淨土，淨土是歸宿，即使華藏世界文殊普賢，到最後還是發願求生淨土。所以淨土是殊途同歸，無論修行哪一宗，最後都歸到淨土。《華嚴》末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歸淨土。天台智者大師領頭就求生淨土，我們中國《淨土聖賢錄》、《往生傳》裡面都有天台大師的傳記。天台宗歷代的祖師可以說雖然是弘揚《法華》，遵修止觀，可是他最後是求生淨土。在近代，諦閑法師、倓虛法師、寶靜法師這是近代的天台宗三位祖師，統統都是往生淨土的，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清楚。所以，念佛求生淨土真的是無上正等正覺。

「淨土法門，下手便是轉識成智，便是降伏，便是觀照般若正智，便是即念離念，二邊不著。」這段話說得好，完全是般若裡面最精要的道理，而念佛法門雖然沒有講般若，般若的精華、般若的綱要是不知不覺人家全都做到，雖然沒說，他做的就是。怎麼說下手就是轉識成智？轉識成智是法相宗修行最高的指導原則，轉八識成四智；降伏是般若宗裡面修行的最高指導原則。整個佛法，要把它從大分歸類，不外乎性、相兩宗，般若是性宗，唯識是相宗，一個是空宗，一個是有宗，《金剛經》是屬於空宗，法相唯識是有宗，不外乎空有兩宗。有宗裡面講的轉識成智，念佛就是轉識成智。識是分別執著，念佛的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就是不執著，統統放下了，這就是轉識。一心稱念阿彌陀佛，一心就是智慧，一心就是覺悟，二就迷了，一就覺。這句佛號，古德在註疏裡面告訴我們，就是真如本性的德號，正所謂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，那怎麼不是智

？《金剛經》上講的真實智慧。

彌陀名號要照它的文字來翻譯，梵文裡頭，阿翻作無，彌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覺，翻成中國意思他的名號是無量覺，無量覺就是自性的名稱。西方世界的教主也叫這個名字，我們用這個名字把自性無量覺給念出來，它這個轉識成智的方法，比性宗、比相宗高明多了，為什麼？簡單容易。性相兩宗的人必須透徹明白道理，了解事實真相，才有個下手處。淨宗這個，不明白、不了解沒關係，照這個方法去做，各各成功，你說這豈不是一切法門裡頭第一法門。明瞭很好，不明瞭也行，當然，明瞭的人成就會高，品位高，這是一定道理，不明瞭的人，老實念，也能往生，也能成功。所以說念佛法門暗合道妙，妙就是般若，妙就是法相，只要老實念，他自然與最深最廣的這些道理能相應。

念佛人功夫深了，達到念而無念，那不僅是降，煩惱真的斷了。在功夫上，有功夫成片、有事一心不亂、有理一心不亂，達到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那是理一心不亂，理一心不亂跟禪宗裡面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是同樣的功夫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功夫相同，境界可大大不同。因為性宗用這個方法達到的境界，是圓教初住菩薩的境界，要到究竟圓滿還有四十一個位次，這四十一個位次，照大乘經上所說的，還要經歷三個阿僧祇劫才能圓滿。在淨宗就不一樣，這個境界去往生，上上品往生，到西方世界去成佛，達到究竟圓滿的果位時間非常之短，在這個位次上，一劫都不需要，怎麼會相同？所以要曉得，念佛就是轉識成智，就是降伏，可是你一定要懂得念佛的方法，那就是萬緣放下。萬緣放下不著有，老實念佛不著空，這是空有二邊不著。念佛的法要你完全掌握到了，你就是一個大修行人。

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一切隨緣，什麼叫隨緣？一切都不放在心上

就隨緣，什麼都好。如果說我想這樣我想那樣，那就不是隨緣，那叫攀緣，因為有我想你就著了相。諸位要曉得，著相是修輪迴業，修善，三善道受報，造惡，三惡道受報，著相就是搞六道輪迴。大修行人，大修行的方法就是歷事鍊心，歷事要隨緣，不能攀緣，我想去找個什麼地方修行，攀緣，這就錯了。二邊不著，沒有妨礙，順境不妨礙你，逆境也不妨礙你，真的是自在無礙。隨緣的人自在無礙，不肯隨緣的人處處都有障礙。都市裡太吵了，沒有辦法修行，靜不下心，去找個山洞，住在山洞裡面，心還是放不下，為什麼放不下？著相。所以大家要注意「歷事鍛心」這四個字。

在這幾天，其實我們在一起時一切處與同修們在一起都是這樣勸勉，修行一定在自己本位上。我們自己是什麼身分，生活在什麼環境當中，就在這裡修，不必改變，這樣才生活得自在。《金剛經》上講原則、講理論，《華嚴經》裡跟我們講在事上如何修學，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如何生活、如何工作、如何待人接物，就在那裡鍊心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五十三位善知識就在生活當中表演給我們看，做給我們看。你看那五十三個人裡面，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他沒有去選定一個特別地方，就在他自己生活當中，就在他自己所作的行業工作當中去歷事鍊心，成無上道。《華嚴》是很具體的做出來給我們看，這所謂是表演，這就是觀照般若的正智，就是即念離念，即念是佛號，離念是離一切妄念，這個法子好。般若裡面講離念的功夫，它不是即念離念，離念難修，不許你有一念，所以禪宗的人念佛一聲要漱口三天，你就曉得多難。我們淨宗的方法是教你抓住一念，用一念除一切妄念，這個方法就來得容易。淨土宗是從有到空，性宗它是從空然後再到有，這個難，因為我們一下空不了，這是很難的一樁事情。這是二邊不著。所以我們要曉得，修淨土有修淨土的道理，念佛有念佛的道理，這個明瞭才不會看到其他

宗派修學會動心，覺得人家那個不錯，我們不如人。殊不知，我們比人家還高一招，他那裡面有的我們統統有，我們這裡有的他沒有。這樣子我們對於念佛就死心塌地，不會受到其他修行的方法、理論動搖，這才能做到老實念。

「念佛人要發大心」，《金剛經》上，可以說從經開頭到經的圓滿，處處提示我們要發大心。念佛人要發大心，跟《金剛般若》有什麼兩樣？《金剛經》上教給我們要發大心，發度無量無邊無數眾生之心，念佛人發的大心比這個更具體、更要詳細，因為他已經落實在生活當中。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就是念佛人發的大心，就是普度一切眾生的心。「普願法界眾生，同生極樂」，我們念佛人迴向的迴向偈，念念都是希望法界一切眾生同生極樂國，這比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大心就更具體、更明白。佛在此經教給我們發大心，目的是要幫助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用什麼方法沒說。當然，這個方法就叫做二邊不著，就是用這個方法。二邊不著也說了一個原則，在生活上、在事相上我們要怎樣下手？實在講，沒有淨宗講得那麼具體。淨宗最具體、最徹底的就是普賢十願，而西方極樂世界是普賢菩薩的法界。你看《無量壽經》一開頭就交代得很清楚，「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」，這就是令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真正的事實。普賢菩薩行門的十大綱領，禮敬、讚歎、供養、懺悔一直到普皆迴向，都是二邊不著，那叫普賢大願。

一有執著就不是普賢願，就不是大願。普賢菩薩的禮敬，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，禮敬諸佛，他是用的清淨心、平等心、無分別心。諸佛是什麼？所有一切眾生都是諸佛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還要分這是佛，那是菩薩，這是眾生，那不是普賢行，普賢行沒有分別的。不但一切有情眾生是諸佛，我們要以真誠恭敬的心來對待，無情的眾生也是諸佛。植物、礦物、桌椅板凳，

這些東西怎麼是諸佛？因為這些東西有法性，《華嚴經》上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」，有情叫它做佛性，無情叫它做法性，性是一個性，並不是兩個性；換句話說，我們對佛的那分恭敬心，對待一切物也是這樣恭敬，普賢行難修！有分別、有執著就不是普賢行了，心不清淨、不平等就不是普賢行。

《華嚴經》上說，不修普賢行不能成佛。普賢行到哪裡修？不是在華藏世界修，不在毘盧遮那佛那裡，在西方極樂世界，那個地方普賢行才圓滿。我們起心動念都有分別、都有執著，怎能達到這個境界？怎能契入這個標準？雖然不能，我們要心嚮往之，我們要知道有這樁事情，知道有這個境界，要往這個方向、往這個目標接近，雖然達不到，我要朝這個方向走，我不能離開這個方向。所以要曉得，西方極樂世界是普賢行的圓滿境界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歷事鍊心就要鍊不分別、鍊不執著，去鍊這個；去學平等的恭敬，平等的布施供養，這就是向這個方向走，向這個方向接近。一心稱念阿彌陀佛，實在說，西方三聖，彌陀是中心，觀音、勢至輔助阿彌陀佛，教導一切眾生，教化眾生，給我們做模範、做榜樣。

大勢至菩薩代表圓滿智慧，我們一般人只知道菩薩當中代表智慧的是文殊，不知道大勢至，這就是不明究竟的佛理。世尊為我們介紹大勢至，這位菩薩無論他到什麼地方，他站也好，坐也好，行也好，都是六種震動，這樣大的威力，好像介紹文殊菩薩沒有這樣說過。他這六種震動是什麼原因？智慧。這就是說明了，他大智慧不在文殊之下，文殊到那裡還沒有能夠有六種震動，大勢至菩薩就有六種震動，智慧實在講超過文殊。什麼原因？選擇無量法門當中第一法門，第一法門要第一智慧才能選擇得出來，就這個道理。你看《大勢至圓通章》，大勢至一點懷疑都沒有，一點猶豫都沒有，就是一門深入，一句佛號念到底，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不用第二



個法門，這個比文殊就高。

夏蓮居居士編《淨修捷要》，稱他作淨宗初祖，一點都不錯。淨宗初祖是夏蓮居第一個人說出來的，從前沒有人說過，我看到這句話，我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沒錯，確實不錯，淨宗初祖。提倡專修專弘，一門深入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這還得了！大勢至菩薩所弘揚的也就是一句佛號，自己所修的就是自己所弘的，自己所弘的就是自己所修的，的確是入不二法門。所以他到任何地方，行住坐臥都有六種震動，那是對的，正確的。觀音菩薩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指的是什麼？是為我們介紹念佛法門，接引我們走向念佛法門，這叫大慈大悲。觀音菩薩是為我們介紹，大勢至菩薩是做給我們看，文殊普賢最後也發願求生淨土，這是要發大心。「普願法界眾生，同生極樂」，就是世尊在這部經上所說的，令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，這個目標達到了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達到了。

「以此正念，冥熏法界。」這個心、願真的發了，從無間斷，這個心願就跟盡虛空遍法界起了感應的作用，跟阿彌陀佛同心同願，跟一切諸佛同心同願。要說穿了，所有一切諸佛如來在十方世界度化眾生，要想達到令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，說老實話沒有別的方法，只有勸一切眾生念佛求生淨土，諸佛度眾生的願才真正達到。由此可知，一切諸佛在十方法界，無非是替阿彌陀佛介紹學生而已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十方一切諸佛都是替阿彌陀佛拉信徒的。古德說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都是淨宗的引導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的引導，這個話說的是真的，一點都不錯。不相信淨土的人，不能接受淨土的人，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通了，不要人勸，他自己就會入淨土，他就會求生淨土。人家勸不聽，我自己本身就是個例子，我跟李老師十年，李老師苦口婆心的勸我歸心淨土，我表面上服從、聽話

，裡面不以為然，因為大經大論很能誘惑人。我跟大家說，我歸心淨土是從《華嚴》入進去的，我講了十七年《華嚴經》，這樣相信淨土的。體會到老師當年勸我，苦口婆心，真的叫不識好歹，還算沒有違背他的意思，從《華嚴經》上明白這個道理。可見得歸心淨土不是容易事情，很不簡單，這個心就跟一切諸佛的心願感應，冥熏法界。

「廣度含靈」，含靈是指一切眾生，不僅是人，這裡面包含九法界眾生，上面是菩薩、緣覺、聲聞，底下是六道，九界眾生，都是我們度化的對象。我們對於菩薩、聲聞、緣覺，在定功上比不上他，在智慧上也比不上他，廣學多聞上比不上他，對於淨土法門的信願我們沒有輸給他，可能他還不如我。我們用這個法門來度化他，就跟諸佛如來教化他沒有兩樣，這是要知道的。明白這個道理、這個事實真相，我們對教化菩薩也有分，何況天人、六道眾生？信要真，願要真，行要真，行真就是老實念，行真。知道這個世界，這般若經上講得好，夢幻泡影，夢幻泡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；如露如電，短暫的，不是長遠的。這種幻相剎那就沒有了，不是長遠存在，不是永恆的事實，你要去執著，你要去掛念它，這就大錯特錯。這是教我們為什麼要二邊都放下，二邊都不執著，把事實真相說出來了，我們真搞清楚、真搞明白了，就不會把這個事情放在心上。佛常常說緣，緣不能勉強，勉強我們就又起執著，又攀緣了，一切聽其自然，這多美好。一切順其自然就是隨緣，即使連弘法利生，即使連往生淨土，也聽其自然，不要著急，我現在就要去，或者是我在這個世間住個兩、三百年再去還不可以嗎？都是起心動念，都是攀緣，都是不老實。老實人一切聽其自然，這個叫鍊心，唯有老實，他才真的是歷事鍊心，歷事鍊心是真老實。

「若能融會得這點道理」，這點道理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道

理，大乘經上所說的道理，像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，淨土經裡面所說的道理。實在講，這些道理就是人生宇宙的真相，就是我們起心動念平常生活。要真的明白，真的圓融，真的通達了，還有不加緊念佛麼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曉得念佛要緊，沒有比這樁事情更要緊的。你念佛的心真的生了，像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。信心清淨，理更清楚，事更明白，我們現前的生活更充實、更自在、更安樂。為什麼安樂？理明白了，理得心就安，心安哪有不自在、哪有不快樂的事情？世間人所羨慕的幸福美滿，我們現前就得到。怎麼得到的？從明理得到的，理在佛法之中，在大乘之中。

「還怕念佛不得力麼」，我們念佛功夫自然得力。念佛的功夫得力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生活得更美滿、更幸福。諸位細細去體會，念佛功夫跟我們日常生活是一不是二，要融會得這點道理，它不是兩樁事情，是一樁事情。然後才知道這個法妙，妙極了，大經裡面所謂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修一切修，一切修一修，細細去融會這個道理。

我們再看底下這段，這段是「徵釋」，釋是解釋，解釋前面所以然的道理。徵是提出個問題，就是假設個問答，自問自答。

【何以故。須菩提。】

叫著『須菩提』，提醒他注意。經上這種例子很多，凡是看到這個句子，下面一定有很重要的開示。

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。即非菩薩。】

先要說什麼叫『菩薩』？先把這個名詞定義搞清楚。「菩薩」是梵語，梵文叫菩提薩埵，我們中國人翻譯，古時候中國人喜歡簡單，文字也簡單，說話也簡單，不喜歡囉嗦，怕麻煩。好的言語要符合簡要詳明，好的文字也要符合這個標準，所以佛經翻譯，很多

輕的音都省掉。菩提薩埵翻成菩薩，佛也是，佛陀耶翻成佛，後頭尾音都不要了。它的意思，古譯翻作大道心眾生，因為薩埵是眾生，這個眾生的心量比我們大，比一般人大，所謂大道心眾生，就是這個經上常講發廣大心，發大心，就是發大心的眾生。新譯，佛經裡面，講新譯就是玄奘大師，玄奘大師以後的翻譯叫新譯，玄奘大師以前的叫古譯。玄奘大師翻經，他創了很多新的名詞，跟舊譯的不一樣，當然他也有他的看法，但是古譯的也不是沒有道理。他翻菩薩叫覺有情，就是覺悟，薩埵是有情的眾生。有情，古人翻作眾生，覺就是大道心，發大道心，其實意思還是一樣的，就是覺悟的有情眾生。如果有四相，有分別、有執著，他當然沒覺，哪能稱作菩薩？所以菩薩是覺悟了的有情眾生，只要有分別、有執著，沒覺悟，有四相就是迷、就是凡夫。

「執我分別，乃凡夫通病，豈是菩薩」，那不是菩薩的標準。所以諸位要記住，菩薩是人，菩薩不是神。現在人一聽說菩薩，都以木雕的那些偶像，什麼土地公、王爺都稱菩薩。這是佛教被人誤會，誤會成什麼？在宗教裡面是低級宗教。低級宗教叫泛神教、多神教，高級宗教只有一個神，一個真神。把佛教看成宗教，還看成低級宗教，誰願意學佛？誰甘心情願學佛？這些都是很大的錯誤，障礙佛法流通。實在說這是人類最大的不幸，錯會了意思，這麼好的東西把它捨棄掉，拒絕掉，你說多可惜。我們今天明白了，我們第一個責任，就要做正本清源，古人講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頭一個就要做正名的工作。我學佛是把它搞清楚了我才學它，我一出家，還沒受戒，大概出家才沒幾天，我就到佛教會，那時候台灣中國佛教會，我就上書寫了一大篇東西，請佛教會要認真去研究去發表。佛教要改成「佛陀教育」，不要稱佛教，稱佛教人家以為是宗教。佛教其實就是佛陀教育，因為我們喜歡簡單，把陀省掉，育也省掉

了，簡稱佛教。現在這個簡稱會被人起誤會，不能不麻煩一點，添兩個字進去，佛陀教育，叫人耳目一新，不至於產生誤會。佛教會那個時候很不錯，聽說他們很認真的在開會的時候討論了幾次，以後就算了，沒有消息了，我也不能再找他們。所以正名非常重要。

我自己有了道場，在台北有個道場，我在教育部去立案，我們成立財團法人。我們沒有去找內政部，一般宗教立案都在內政部，我這是教育，所以我找教育部，我在教育部立案。我的招牌是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，我們要提倡佛陀教育，要向這個方向去發展，這是佛教本來面目。前些年，大概好幾年以前，我也記不得是哪一年，第一次就用講題「認識佛教」，就在舊金山媽祖廟講的，迴響很好。陳娟娟居士把錄音帶寫出來，流通了好一陣子。以後，好像是一九九一年，有個機會我在東岸介紹《地藏經》，介紹地藏菩薩，特別提倡師道、孝道，在東岸好幾個城市都講這個題目。最後一站到邁阿密，就遇到了曾憲煒，曾憲煒有能力翻譯，而且他告訴我，說差不多有十幾個外國人要來聽講。我一聽很歡喜，我就把介紹《地藏經》題目取消，就講「認識佛教」。所以現在這本《認識佛教》是在邁阿密那套帶子重新整理寫出來的，這就詳細多了，比媽祖廟講的詳細很多，因為媽祖廟只有一個半小時，我們在邁阿密講的差不多有七、八個小時。

這很重要，首先要將社會大眾對於佛教的誤會要把它清理出來。我們接受佛的教育，認清佛是老師，菩薩是學長，這個關係搞清楚，他不是神明。我們要跟佛、跟菩薩要學到真正的東西，這個決定幫助我們過更美好、更幸福、更真實的生活，我們要的是這些。知道一切經典是佛教育裡面的教科書，我們要這樣去看待它，把它看成教科書，我們才能夠在佛法裡面得到真實的受用。佛教給我們，覺而不迷，破迷開悟，然後才能夠離苦得樂。我自從認識佛教到

今天，確實離苦得樂，我才敢、才肯有這個決定，把佛教育介紹給大家。這是一分真實、可貴的好禮物，真正東西，決定不是假的，決定不欺騙人，我已經嘗試過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